



大杜鹃



金腰燕



普通翠鸟



四声杜鹃



蓝喉歌鸲



白顶鸲



红脚隼



松雀鹰



黑眉苇莺



黄胸鹀



山鹧



遗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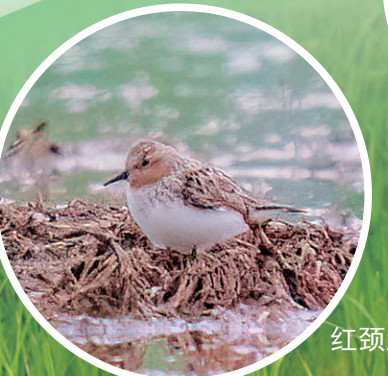
普通鸬鹚



赤腹鹰



红颈苇鹀



红颈滨鹑



黑翅长脚鹬



鸿雁

解码自然的程序员 一位鸟类观测员的七年生态记录

□ 本报记者 李平

5月22日清晨，细雨如纱般笼罩着京西稻田。53岁的彭涛早已架好长焦镜头，静静地守候在田埂边。灌水备耕的稻田化作明镜般的浅滩，几只灰褐色的小鸟轻盈掠过水面。透过600mm的镜头，彭涛清晰地捕捉到它们颈间那一抹淡红色的羽毛——这是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的红颈滨鹑，一个海淀区鸟类观测史上的新纪录就此诞生。

稻田里的“生态密码”

当日，在发现几只红颈滨鹑后，彭涛仍丝毫不敢放松，继续蹲在田埂边，镜头对准灌水后形成的浅滩。突然，70只中杓鹀如浅棕色旋风掠过水面，弯曲的长喙精准插入泥滩觅食——这群通常在沿海滩涂停歇的候鸟，意外选择了海淀区的稻田作为迁徙中转站。他屏息记录下鸟群时而散开、时而聚拢的壮观场面。

这片2000亩的京西稻田是《海淀区观鸟地图》中唯一的农田生态系统。随着农事更替，旱地与浅滩的切换为不同鸟类提供了栖息条件。彭涛解释，水深不超过5厘米的浅滩孕育着螺类与昆虫幼虫，成为鸬鹚类涉禽的理想觅食地。

今年以来，这片“宝藏稻田”已记录到90余种鸟类，包括世界极危物种黄胸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以及海淀区新记录的黑顶鹀、金鹀和红颈滨鹑。更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猛禽之王”的金雕等珍稀物种也现身，成为海淀生物多样性的生动注脚。

“鸟类是生态环境最灵敏的试纸。”彭涛说，中杓鹀集群的到访，不仅揭示了农田生态系统的修复成效，更展现了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可能性。当人类为候鸟留下一片浅滩，自然便回馈以生命的奇迹。

这些生态奇迹的背后，是一位观测员7年的坚守。彭涛的故事，始于一次人生的“系统重启”。

从程序员到生态守护者

2018年，彭涛拿起望远镜，成为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的一名鸟类观测员。这个决定对他而言，是埋藏已久的种子终于发芽。

“以前做软件设计，整天对着屏幕，颈椎都快废了。”彭涛笑着说。2009年，他放下了十几年的键盘，通过社招来到位于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海淀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负责公园养护与维护工作。一次偶然的巡园，他看到几只苍鹭掠过水面，翅膀划出的弧线像一串代码突然有了生命。“那一刻，我突然想读懂它们的故事。”

转型之路充满挑战。最初几个月，彭涛抱着工具箱边学边记，遇到疑难就四处请教。为了捕捉清晨鸟类活动的最佳时机，彭涛养成了每天5点起床的习惯，在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彭涛还自费购置了微单相机和600mm长焦镜头，与望远镜一起挂在脖子上，随时准备捕捉精彩瞬间。



苍鹭



金鹀



彭涛与救助的雕鸮

彭涛一次午休时的意外发现至今记忆犹新。同事养在办公室院中的鸮突然捕食黄胸鹀。这场持续10分钟的“攻防战”，被彭涛完整记录下来。“这种南方猛禽在北京难得一见，能如此近距离观察，真是可遇不可求。”彭涛的喜悦溢于言表。

7年过去，彭涛从自然保护的“小白”成长为记录300余种鸟类的资深观测员，还为翠湖新增了70多种鸟类记录，也见证了翠湖生态的显著改善。“与7年前相比，鸟类种类和数量都有明显增长。”彭涛说，这些数据不仅记录了生态恢复的成果，也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鸟类世界的生存智慧

在彭涛的镜头里，鸟类世界充满人性化的戏剧性。

幼年普通鸬鹚们挤在巢边，像幼儿园放学等家长的孩子。当成年鸬鹚衔鱼归来，幼鸟立刻爆发尖锐鸣叫。“每只幼鸟的声纹都不同，父母能精准识别自家孩子。”他说。

温情背后，是一场持续5年的生态博弈。2020年前，这座岛屿是苍鹭的繁殖地。随着普通鸬鹚的“入侵”，生态格局开始改变。

最初，鸬鹚只是为了抢占安全的夜栖地，但到了繁殖季末期，彭涛意外发现，这些“外来者”竟然在岛上筑巢繁殖。

“按照它们的习性，6月份本该是雏鸟离巢的时候，但这些鸬鹚直到7月份才完成繁殖。”彭涛说，“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原有生态：苍鹭数量减少，而白鹭等中型水鸟却意外回归。自然界的平衡很奇妙，总是在动态调整中寻找新的稳定。”

类似的观察不断刷新着彭涛对动物智慧的认识。大杜鹃会趁着东方大苇莺筑巢时“偷偷”下蛋；赤峰锦蛇和虎斑颈槽蛇，两条不同种类的蛇，居然能在一起晒太阳……

这些珍贵的观察记录不仅为科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让彭涛深刻体会到自然界精妙的平衡之道：“动物总能找到生存之道，它们的智慧远超我们想象。”

守护与共生的平衡

每周4天，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都会迎来600名预约游客。“公园采取分区限流的开放模式，限定开放区域、时间和游客数量，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环境。”彭涛说，他常常要在保护生态和引导游客之间寻找平衡。

“最常见的场

景就是游客想站在花丛中拍照。”他解释道，园区特意减少了护栏等障碍物，因为许多地被植物是鸿雁等水鸟的重要食物来源。“我们的设计理念始终以野生动物的自由活动为先。”

近年来，观鸟爱好者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在迁徙季节，带着专业设备的游客越来越多，最基础的也会配备望远镜。”彭涛很享受与这些爱好者交流的过程，时常会为他们指引特定鸟类的观察方位。

更令彭涛惊喜的是，有游客通过“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小程序提交了鸥嘴噪鸥的观测记录，这是翠湖首次记录到这种鸥。经过仔细核实照片和入园凭证，这一重要发现被正式纳入翠湖鸟类名录。

编织城市的生态安全网

“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像精密的代码，每个物种既是变量也是常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彭涛说。在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他见证了一套独特生态保护体系的形成。

在日常管理中，公园优先采用生态防治方法，避免使用化学药剂，确保动植物群落的完整性。“如果把虫子全部消灭，食物链就会断裂，这不利于生态平衡。”彭涛说。

夏季的水质维护尤为关键。工作人员会安装曝气装置增强水体流动性，同时科学配置水生植物群落，构建一套高效的自然净化系统。“这些植物就像天然的过滤器。”彭涛说，“它们与鱼类等水生生物共同维持着水生态的健康。”

这些措施成效显著。近年来，翠湖记录到的鸟类从230多种增至309种，还吸引了鸿雁、红脚隼、赤腹鹰等珍稀物种在此栖息。最令人惊喜的是形成了稳定的萤火虫种群。“夏夜时分，数不清的萤火虫当空飞舞，视线所及宛如满天星光，非常梦幻。”彭涛描述道。

“儿时的稻田蛙声如今又回来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淀人，彭涛亲历了这片土地的生态变迁。更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街头绿地面积不断扩大，新建公园开始注重生态功能的系统性设计。“海淀的生态空间正在连点成片，就像拼图一样，最终将为城市编织起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网。”彭涛说。

夕阳西下，彭涛正在整理当天的观测记录。这位曾经的软件工程师，如今用另一种方式“编译”着自然的密码。“保护不是限制，而是为生命创造自由生长的空间。”彭涛正说着，不远处就传来了大杜鹃的鸣叫声，仿佛在回应这份默默的守护。